初恋岁月

ChuLian SuiYue

张石岭◎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石岭，江苏江阴人，1949年10月出生，1968年下乡插队，1970年参军。1975年进入银行系统，历任守护员、柜员、信贷员、副行长、行长等职。业余拜邻居胡山源先生为师，研习文学创作。1998年开始在《江南晚报》《散文百家》《神州》《青年文学家》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出版有散文集《石泠文集》。

初恋岁月

张石岭◎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离　别 …… (3)
第二章　“点配” …… (9)
第三章　奇　遇 …… (13)
第四章　异乡夜 …… (17)
第五章　愁滋味 …… (21)
第六章　露　艳 …… (26)
第七章　换　姓 …… (30)
第八章　草庐结义 …… (33)
第九章　薄墙两边 …… (39)
第十章　草庐月色 …… (42)
第十一章　红石榴 …… (45)
第十二章　谜底还有谜 …… (47)
第十三章　恩怨偷肥人 …… (49)
第十四章　乡道好静谧 …… (55)
第十五章　开镰便吃醋 …… (60)

第十六章　心曲和心问 ……（65）
第十七章　草也长刺 ……（70）
第十八章　蚂蚁粥 ……（74）
第十九章　竹篮与草鞋 ……（78）
第二十章　表妹的半间屋 ……（83）
第二十一章　篝火旁 ……（87）
第二十二章　笑释猪肉宴 ……（94）
第二十三章　隔墙泣女梦 ……（98）
第二十四章　庐中吟 ……（102）
第二十五章　“乡里公主” ……（105）
第二十六章　牛舍孤女 ……（108）
第二十七章　母语铭心 ……（111）
第二十八章　青砖大院里 ……（114）
第二十九章　秀秀出嫁了 ……（118）
第三十章　雪崖问天 ……（120）
第三十一章　先祖的传说 ……（123）
第三十二章　弯根葵 ……（125）
第三十三章　学　舞 ……（128）
第三十四章　幽黄的油灯 ……（132）
第三十五章　勺　吻 ……（136）
第三十六章　“鸡公车”猜心 ……（138）
第三十七章　点　破 ……（142）
第三十八章　另类再教育 ……（145）
第三十九章　惊　鸿 ……（149）
第四十章　萍田怨 ……（153）
第四十一章　水车谣 ……（156）

第四十二章　雨崩榴香房 ……（160）
第四十三章　稻花香里 ……（163）
第四十四章　新屋玄机 ……（166）
第四十五章　特别任务 ……（171）
第四十六章　悔　言 ……（176）
第四十七章　两个火柴盒 ……（180）
第四十八章　岗上斗心魔 ……（184）
第四十九章　第一只金凤凰 ……（187）
第 五 十 章　羞　梦 ……（190）
第五十一章　哄丫头 ……（194）
第五十二章　三　羞 ……（198）
第五十三章　还记得那个谜 ……（201）
第五十四章　叩　窗 ……（206）
第五十五章　泪飞离别曲 ……（209）
第五十六章　波　澜 ……（213）
第五十七章　泉水泠泠 ……（217）
第五十八章　选　择 ……（219）
第五十九章　大山的爱 ……（221）
第 六 十 章　渠边琴声 ……（225）
第六十一章　清泉东流 ……（229）
第六十二章　修武儿郎 ……（233）
第六十三章　“武功秘籍” ……（238）
第六十四章　十三枪 ……（242）
第六十五章　子弹身后飞 ……（248）
第六十六章　“五同”之友 ……（252）
第六十七章　白桦林下 ……（255）

第六十八章　除夕梦 ……（258）
第六十九章　爆炸声声 ……（263）
第 七 十 章　暮色下 ……（266）
第七十一章　赤晓岭 ……（269）
第七十二章　挑　战 ……（273）
第七十三章　侦察兵发飙 ……（278）
第七十四章　渠边话鸳鸯 ……（283）
第七十五章　骄　兵 ……（287）
第七十六章　带引号的未婚妻 ……（291）
第七十七章　牵　线 ……（297）
第七十八章　晒军嫂 ……（300）
第七十九章　“麻队长”的美妻 ……（304）
第 八 十 章　稻仙子入梦来 ……（307）
第八十一章　第一次还乡 ……（311）
第八十二章　惊　诧 ……（315）
第八十三章　梦里的木桥 ……（318）
第八十四章　心中的草庐 ……（322）
第八十五章　伤　别 ……（326）
第八十六章　还是四班长 ……（333）
第八十七章　徽章的比喻 ……（338）
第八十八章　山林深处 ……（341）
第八十九章　未了的心愿 ……（345）
第 九 十 章　而今不再彷徨 ……（349）
第九十一章　桃子熟了 ……（355）

美丽富饶的江南大地上，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三千多年前，华夏西都的泰伯顺从父意，为了让王位给弟弟，带一批先民迁徙数千里，来到这里开垦土地。神农感其仁德，派了一位稻神，帮助他们播种稻谷。

稻神有三个美丽的女儿，她们勤劳、善良、纯真、活泼，每天不辞辛劳地协助父亲工作在田地上。她们来无影去无踪，但农耕的人们能感觉到她们的存在，并称她们为“稻仙子”。

从此，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相传，只有在稻花飘香或稻熟时节，深爱这片土地的、勤劳勇敢有学问的年轻人才有机会见到她们。

——摘自姐姐床头的神话故事集《稻仙子》



第一章　离　别

第一节

那天早晨，我不能像往常一样在宅后码头上看书了，也不能在园子里的篱笆墙边习拳了，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搅乱了我的起居节奏，我的思绪也成了一团乱麻。唉，隔夜乱梦颠倒，没睡好，早晨起来又忙这忙那的，弄得头昏脑涨。

母亲呢，许多天来为我的事一直在忧心忡忡，而让她最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时间催人哪！墙上那只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亨得利挂钟提醒我已过十点半了，离赶到大禹巷里二管区集合的时间不足半个钟头了。

母亲早早给我做了可口的饭菜：不掺和麦片的米饭，炖鸡蛋，红烧豆腐，土豆，还有美味的虾米韭菜汤，这些都是过节时才能享用的。可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勉强地往嘴里扒了几口，便吃不下去了。

“你要的军用打包带找出来了，被子也捆好了，蚊帐就捆在被子里，胶鞋插在背包上……毛巾、牙刷、面盆放在网兜里，还有点心……”母亲心事沉沉地为我整理着行李，尽管这行李从昨天夜里到现在整理了好几遍，她还是在一件件检点着。

看看差不多备齐了，她将行李提过来放在桌边凳上，立在一边爱怜地说：“再吃点，路上要饿的……”

我放下了碗筷，一只手在桌上支着头，不敢转过身来看她，因为我觉得她的喉咙里有些哽塞，语气很伤感，眼睛里兴许还含着泪水。若让她看出我的眼睛也是湿润的，她一定会难过得哭出声来。

郁闷占据了我的心灵，我用拳头敲了敲脑壳，恨不得找个东西来发泄一下，

但想到一旁的母亲，马上平静了下来。这些年来，由于我的鲁莽无知闯出了多少祸来，让这位在纺织厂里上三班倒的生母平添了多少白发，难道还要她再为我担忧不成？

该出发了，我直起身，振了振胳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摆出一副行将出征的男儿气概，宽慰母亲说："妈，别担心，去的人多着呢！又不是我一个……我，这就走了！"

说完，背起了母亲为我捆好的背包，将挎包往背包上一搭，提着一个面盆托底、里面装满了物事的网兜，大步向园子里走去——这是出家门的必经之路——听得母亲在面后喊："要是见到阿蔚，就与干部们说说情要求要求分配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夜里饿了，挎包里有鸡蛋和马蹄酥……"

"噢……"

"到了乡下，写封信回来，你父亲走的时候特地关照的。"

"噢……"

我没有回头，深深地吸了口气，走过菜园子，出了园门，径直向大约一里地远的大禹巷走去。

母亲说的阿蔚，叫田蔚，是城里七姨婆的孙女，算起来是我的表妹。以往我跟着外婆去走这门亲戚的时候，总想到她家二楼的阳台上去看街景，但又怕自己的鞋子弄脏了她家的地板。有一次她听说我来了，从楼梯口上伸出半个脑袋来，招招手，唤我上去——原来她要我帮她做一篇命题是《初夏的傍晚》的作文。在她的小天地里，墙上、桌上有许多素描写生画，其中引我注目的是一张自画像：小梳辫，天真笑脸，右腮下有一个甜甜的酒窝。

哎，屈指算来，她该初中毕业了，女大十八变，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那般模样。

第二节

这日的天气还真好，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管区那边的大禹巷里已经红旗招展、锣鼓铿锵，一群带着行李的男女学生和家长们把狭窄的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我走进了人群里，左顾右盼，没见到表妹的身影。管区女主任笑着来到了我面前，说着鼓励的话，给我戴上了一朵纸做的大红花，将我编入一支陌生的

年龄相仿的学生队伍里。随后，这支队伍就跟着她，走街串巷，一路敲锣打鼓，来到了县政府前的广场上。

哇，那里停了好多辆大客车呀！车厢两边贴着红色的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广场上处处呈现出节日的热闹景象：夹道欢送的人群，红旗飘拂，锣鼓喧天，红标语、红条幅到处可见，高音喇叭放着耳熟能详的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歌声、锣鼓声、口号声震耳欲聋。一位身材高大、额头宽阔的男生在高音喇叭旁作着慷慨激昂的发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周边的人们激情地呼喊着口号，而走过来的一支支胸佩红花的学生队伍是那么安详。

我也顺跟着走在其中的一支队伍里。

小队员们从一排铺红布的长桌前经过，从笑容可掬的干部手里接过一套《毛泽东选集》，然后登上了客车——只有戴大红花的人才能登上的专用客车。而当我接过那套《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心想：这是第二套了，它的封面还不如网兜里的那套红塑封漂亮呢！那是姐姐昨晚送给我的礼物，她说："弟弟，原谅我明天我不能来送你了，因为我一早就要赶到父亲的学校去代课——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必须要去的。在外面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哦……"

此刻，我终于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了，可昨天这时候还满以为不必下乡去的呀！一年前我受了重伤，至今未愈……发作的时候，连三十斤米袋都背不到家……仗着这个原因，母亲说会得到管区领导照顾的，我也一直这样痴痴地期待着。

但是，这个一厢情愿的期待就在昨晚彻底地破灭了！

管区的屋子里灯火通明，母亲进去找还在紧张工作的徐主任了，我在门外小巷路边焦虑地走动着。小巷的路灯下，白壁上贴着几张大红纸，写的是《支持我的孩子廖奕然上山下乡决心书》……我忍不住从门缝中向里面张望，看到的是室内宣传栏上贴着更多的《决心书》……

一会儿，里面有动静了，是母亲的声音……她恳求着，渐渐地由恳求变成哀求，由哀求又变成泣求了……

然而，无论母亲怎样诉求均遭到了断然的拒绝，里面一个陌生女人说道："不行，不行，这次是一定要去的！"稍停，那女人缓和了一下语气道："现在不比以前了，你知不知道，从县里到省里好几十万人呢，不要说高中毕业生了，

就是初中毕业的一个也不留城，全要下去的——正因为这次有很多初中生，年龄小，所以安排到只有五十多里远的凤凰山西乡下……躲过了这次，也躲不过下次，下一批路更远，要插到吴江、昆山呢，你好好掂量掂量吧！再说，上次支边去云南、新疆，你女儿就没去，已经照顾过一次了，为了这件事，我被人家顶也顶死了，说我与你女儿的寄娘是一同参加工作的干部，很要好，有意庇护你们呢……”

“可是徐主任，你是知道的，我儿子身体受过伤啊……你我都是农村出来的，农田无轻活，叫他怎么做得动呢?”母亲哀求道。

“哎呀，快不要提你儿子受伤的事了，说出去也不好听的，难道那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徐主任一句反问，把母亲问住了。

呀，千万别让她说下去了！这是我的心头之痛……

我推门冲了进去，对母亲说：“妈，别说了……我去，我决定去……”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只写了几句话的下乡插队决心书，塞在那女主任手里，转身就往外走，听得身后的女主任笑着说：“梁师母，你看你看，还是青年人思想好啊……”

我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立马夺门而出，在那条窄长而幽暗的巷陌里漫无目的地奔跑起来，眼泪湿润了面颊……

第三节

下乡的汽车开动了，穿过热闹的人群，驶过繁华的大街，锣鼓声、口号声渐渐地远去，送行的人也渐渐看不见了，热情和喧哗在不知不觉中消退了。很快，车子来到了郊外。

啊，久违了，好一片满目秋色的原野呵！

风吹稻田如大海波涛，白云朵朵飘在蓝天。灿烂的阳光下，绿树绕着村舍，河塘映着晴空，一片片菜畦绿油油的……这一切，皆是秋日郊游中赏心悦目的好景色、写作文的好素材啊！

汽车驶过一座大桥，爬上了斜坡，转过一个大弯，一座大山出现了。山上树木葱绿，绵延向西望不到头。不过若真要称其大山，还有点言过其实。在这江南吴地，山不少，但高峰不多，比起当年“大串联”时我经过的沂蒙山、泰山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车子转上了一条乡间沙路，车尾扬起了浓浓的尘土，如一条滚滚的黄龙在车后飞舞……我拉上了玻璃窗，而几乎在同时，所有的车窗也全都关上了。

我的目光转到车内来了，这四十多位特殊的旅客全是不相识的中学生，男男女女的，十八九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岁吧——中间没有表妹田蔚，我早就观察过了。他们坐在堆满行李的车位上，歪歪斜斜、相依相靠着，先时显得弥足珍贵的纸红花，有的已经被弄皱，有的已经被压扁，有的散落到了座位底下……

太阳偏西了，阳光从车的正面射来，司机扳下了遮光板，沉闷的旅行已持续了个把小时，突然，乘客中一个娃娃脸模样的男生吸了吸鼻子，说："好像有股膏药味！"

"娃娃脸"搜寻着他的目标，一些女生开始窃窃私语，车厢里原先凝结的气氛开始活跃了。

"娃娃脸"又嗅了嗅，目光向坐在后排窗口的我射来，一时间，我感觉到好多眼光扫了过来，顿时感到一阵尴尬。我讨厌地瞥了那娃娃脸一眼，随即拉开了半扇车窗，一股田野清风吹了进来，那淡淡的膏药味随之消散了。

车子继续行驶了二十多分钟，来到了一个镇子上，转个弯在一所学校前的大操场上停下了——那里已经先来了一批学生。孩子们（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们）收拾好行李，依次下了车，随即汇入操场上喧闹的人群里了。

接着，后面又来了几辆车，场上的学生增加到了几百人，几批学生会合在一起，三五成群，叽叽喳喳，好不热闹！那状态就像烧开了的粥锅一般，哭笑的、骂人的、呼喊的、追逐的，乱哄哄的一片……

我提着行李在纷乱的场景中穿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表妹，与她做伴，我的伤躯需要她照顾，她的柔弱需要我关怀，遇事也好商量，从此兄妹互相照应着过日子。

在操场的四周，有许多拿着扁担、绳索的围观的农民，他们微笑着、谈论着。看得出来，他们是奉命前来接收这些学生的，此刻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上头有人一声令下，就可以把这些孩子们分头带回自己的村里去。

一会儿，两三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文件急匆匆地走过，很多人跟在后面喊"俞干事、俞干事"，一齐拥向了校门口，但是跟着的人在校门口被拦住了。

"也许她没有下乡来吧？"我在人群里兜了一大圈，始终没有发现表妹的影子。

这时的我仿佛成了一个孤单的局外之人，因为我相信余下的事终究会有人来安排的，我只要等待就行了。而且我还有一个不能告人的原因：必须应对依附于体内的一个冤家——伤痛，这个讨厌的冤家总会在我烦闷、疲惫、失望的时候出来作祟。现在我已身心俱疲，管他今宵何去何从呢！我提着行李闪到一边，蹲了下来。

“哈哈，队长，你看那两个吵得面红耳赤的毛丫头……”我旁边有两位穿土布的农民，手抱着扁担，扁担头上绕着络索。其中一个三十来岁，头发却已花白，一个四十来岁，脸上布满了皱纹。

“嗯，和我那个大丫头差不多大……”笑着接话的是四十来岁的队长。

“不知这些小孩的爹娘怎么会舍得的。”那个三十来岁的“白头翁”又道。

“响应号召呗……”那四十来岁的皱面队长笑着道。

稍停，队长抬头看了看天空，道：“嗯，东南风起，怕是天要变了！”



第二章　“点配”

说来也奇怪，那“皱面”队长的话音刚落，一阵大风凭空而起，吹得地上的落英打转，场上的人迷眼。

待风势稍弱，我眯眼仰望，天空里不知何时移来了一大片鱼鳞云，树梢间有几片黄叶正随风飘落，还有一张薄纸也在空中飞舞。

人群里有人嬉闹起来，引起了小小的波动，因为那飘下来的纸落在了一个女生的头上，女生扯去了它，它又歇到一个男生的包上，转而从这人的包上粘到那人的身上……人们都讨厌它、避开它、甩开它。最后它落到了地上，又有一个青年去踩它，但它被风吹跑了，在场边翻滚。

那张薄纸又飞到了半空，在空中飞舞了一阵，飘到了我的身旁，扑地贴在我面上。

“讨厌!”我用手将纸揭了下来，意欲扔掉，却发现纸上有字，展开一看，见上方印着“临江县凤凰山中学”的红字，下面用钢笔写着“补充名单”四字，名单分为两列，左列注着“男生”，右列注着“女生”，密密麻麻地竖向排列着。

咦，是校园里飘出来的学生名单吧？因为校园的围墙很矮，风中的纸片不难飞过来的。又见下面有“五管区”的字样，顿时心中疑惑了：莫非与场上这些下乡来落户的学生有关？

我收了纸，携了行李走向校门口，旁边一扇小门开着。我走过去，一个门卫出来拦住了我，我出示了那带有泥脚印的纸，他便笑道：“原来是送知青名单的，快进、快进，俞干事在里面等着呢!”

哈，想不到它如同一张通行证，可以让我直入校园!

冬青树栏西边的两间屋子里人声嘈杂，一个保安模样的人在门口见了我，斜眼问道：“你找谁?”我说：“找……俞干事……”一面将那张捡来的纸递了过去。保安接过一看，不发一言，独自进了屋子，从人群堆里唤出一个干部模

样的中年人来，在门口与他耳语了几句。那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接过纸急忙转身进了另一间屋子，我跟至门口，听他对一位正在伏案做事的人道："哈呀，吴老师，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啊，丢了一张名单，这如何了得？"

那正在伏案填表的年长男人站了起来，涨红了脸道："刚才进来时，校园内突然刮起一阵旋风，吹散了我手里的文件，大家帮我抢拾了一阵，总以为全捡起来了……"

"快快，将这张名单与前面一样的方式勾连好了……"

这干部模样的人会不会是俞干事呢？这屋子里的人只有三个，除了吴老师，还有一个小青年坐在吴老师桌子对面，一直没有说话。

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转身对我问话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梁亦立。"

"一定是插青了。"因为他看见我带着下乡的行李。

"是的。"

"梁亦立同学，快进来坐，十分感谢你——"我随他进了屋，他说："哎，我姓俞，是公社里的干事，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听听知青的意见。"他拉我到了一张办公桌前，说道："这分派知青的事本来是秦副社长管的，昨天晚上突然转交给了我，而有些知青名单很晚才送来，时间这么紧，我头痛死了。幸亏我半夜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将名单分成男女两档，竖向排列，中间留个空档，画一个圈，专填接受插青的队名，然后画线将男女知青与这个圈子勾连起来，大的生产队勾连六到八个，小的生产队勾连两个，不大不小的生产队勾连四个——这样一来，近三百号人的安置问题一下子搞定了，你看——"说罢将一张连好线的知青名单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接过了那张名单，头一件事是看有没有我和田蔚的名字，遗憾的是没有。我摸了摸头，不知道如何来回答俞干事，也不知道如何来评判他这个奇特的分派方式。过了一会儿，我笑道："俞干事，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我不吱声，只是忸怩地偷笑。

"是不是'乱点鸳鸯谱'？呵呵，刚才他们都这样说了。"俞干事站了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说："哼哼，'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是一个虚构的异闻奇谈。再说那乔太守算什么？他只点了三对鸳鸯，留下一段佳话，就古今流芳了。我呢，一个公社里的芝麻绿豆官，今天至少要点一百三十对鸳鸯，将来若有人记载在